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二

衡陽獻王昌入宗室

南史於陳高祖之子衡陽獻王昌入之宗室諸王傳與疎屬之永修侯擬等並列舛謬斯極宋齊梁陳書於宗室王子雜置諸傳之中殊嫌錯互南史每朝先以宗室謂旁支也次以各帝子然後次以諸臣位置較分明惟悖逆者不另敘爲非耳今昌是高祖子乃目爲宗室李延壽雖惛妄何至此明係急於成書草

率編次不及詳審之故試觀齊文惠太子諸子尙與帝子並列不入宗室何況昌乎梁昭明太子諸子如豫章王棟等皆無傳則又一缺事

書前總目後人所添李延壽本無李目自在各卷之首然如齊梁宗室與諸王各自爲卷不必論宋則以字之多少牽配均分二卷題爲宋宗室及諸王上下字樣上卷先以旁支次即將武帝諸子搭入此等皆因李延壽疎懶隨手編次不加斟酌殊不思分卷取其類族辯物不可以字之多少爲分若竟分宋宗室一卷諸王一卷雖多少不勻何等直截明白今之所

分已覺欠妥然差可陳則宗室諸王共一卷卷首目諸王上落及字已疎忽昌不標武帝子與諸宗室淵昌下跳過曇朗方及文帝子種種乖謬不可勝言昌是高祖第六子上有五兄其下當更有弟一無所見史家闕佚多矣

魯山

天嘉元年二月昌發自安陸由魯山濟江魯山即後人所指以爲大別山者也眞亂道不可信山在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江岸

昌濟江中流殞之

巴陵王蕭沇等表請以昌爲湘州牧封衡陽郡王沇蓋齊和帝之子孫列於三恪故假以爲名其下云丙子濟江於中流殞之使以溺告此文帝命侯安都殺之事見安都傳陳書乃云中流船壞以溺薨於安都傳亦但云請自迎昌昌濟漢而薨以功進爵云云雖情事宛然然唐人書陳事何必作此蘊藉之筆似有所不敢直書者乎皆不如南史竟書殺之爲得實

逼遣曇朗

南史南康愍王曇朗武帝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紹泰二年齊兵攻逼建鄴因請和求武帝子姪爲質

在朝文武咸願與和武帝重違衆議乃決遣曇朗恐曇朗憚行或當屏竄乃自率步騎京口迎之使質於齊齊背約遣蕭軌等隨徐嗣徽度江武帝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等誅之齊人亦害曇朗於晉陽昌之入魏（在江陵從元帝西魏破江陵入魏）被虜也乃不幸也曇朗之入齊則高祖遏遣之棄之強寇而殺之非自殺之也一間耳無怪文帝宣帝相繼效尤文則沈高祖之子於江宣則篡廢帝位而害之

始興王道譚

陳書高祖紀高祖有兄道譚弟休先則高祖乃仲子

而篇首絕不言是仲子惟於即位後永定元年十月癸巳書追贈皇兄梁故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兗州刺史長城縣公道譚驃騎大將軍太尉封始興郡王弟梁故侍中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武康縣侯休先車騎大將軍司徒封南康郡王紀首高祖祖名道巨則兄名不應犯祖諱此必有誤兗州據沈炯所撰碑作南兗州見炯文集碑是紀脫也道譚之謚爲昭烈則見於世祖文帝高宗宣帝紀而碑亦同紀不載追謚事世祖高宗皆係道譚之子而二帝絕未追崇其本生列傳中既無傳世祖高宗紀亦未追敘一語碑云

文叔掩袂之悲無泯仲謀援轂之慟逾切又云彈冠入任譽重城華宣力艱難遂顧洪業雖時非季漢勢異桓王海內挹其風流生民懷其大德似非全無事蹟者又云昔之容戚近親宗英令德若河間沛獻東平陳思實聞之也未有身死忠貞名存前代若王之義烈者銘曰惜哉往矣殞身凶愿則道譚亦爲矦景所殺乃紀傳皆不詳此陳書之缺漏也若南史直將高紀中追贈事亦削去文帝待紀突云始興昭烈王長子宣帝項紀突云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使讀者幾不識王爲何人是誠何心哉

伯固母王氏

陳文帝十三男內潘容華生新安王伯固其下文伯固傳伯固與叔陵謀反見殺子及所生王氏宥為庶人一卷之中自相矛盾

歐陽頠傳多誤

歐陽頠傳周文育擒頠送於武帝帝釋而禮之蕭勃死後嶺南亂頠有聲南土且與武帝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未至嶺頠子紇已尅始興及頠至嶺南皆懾伏仍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永

定三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即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陳書略同徐陵文集廣州刺史歐陽頠德政碑云高祖承言惟舊爾念奇功檻車才至輿櫬已焚但八桂之上蠻夷不賓九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昔在衡皋深留厥愛乃授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此皆與史合其下則云我皇帝從唐侯以允國屈啟筮而承家踐祚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軍事今皇帝謂文帝則頠不但進號征南爲在文帝時非武帝即爲都督交廣等州軍事廣州刺史亦是文帝非武帝矣與

南史陳書不合碑係當時所作當以碑爲正又南史
例不書所領各州陳書則云都督廣交越成定明新
高合羅愛建德宜黃利安石雙十九州梁陳皆無志
隋書各志補梁陳事頗所領十九州據隋地理志自
南海以下各郡小字夾注梁陳時惟有廣高成定越
安交愛德九州其餘十州名皆不見蓋皆陳朝所置
後廢而隋志失載者十九州碑作二十州亦與江總
文集歐陽頠墓志乃云授使持節都督南衡二十二
州諸軍事廣州刺史此云二十二州史異矣至所云
東衡者按南史梁元帝承制以始興郡爲東衡州以

頠為刺史始興郡　皇輿表以為今廣東韶州府地
侯安都傳言陳文帝改桂陽郡之汝城縣為盧陽郡
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郡為東衡州據碑當
是後來加督愈廣故至二十州之多而墓志所云南
衡之名不見於紀載則恐傳寫之誤
頠本無德政史家多溢美徐陵有為陳武帝作相時
與嶺南酋豪書既稱頠為兇徒又有與章司空昭達
書稱頠之子紇為殘兇力詆其一門濟惡而德政碑
則頠在廣州時陵為作也文人自相矛盾如此

蔡景歷傳附江大權

陳武帝崩蔡景歷與江大權杜稜定議召立文帝陳書杜稜自有傳而大權則僅於景歷傳中一見其名而已南史景歷傳尾附大權此類亦有小益又景歷子徵陳書各爲一傳太煩不如南史隨父爲合

劉師知傳增事

劉師知傳爲中書舍人梁敬帝在內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詐帝令出帝覺遶床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報陳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不對此段陳書所無此

南史之遠勝本書處姚察陳臣故諱之其子不加益也

錢道戢傳補闕

錢道戢傳平張彪以功拜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案陳書作以功拜直閣而封永安縣侯五字則缺攷其下文陳書有增邑則當以南史爲正陳書誤脫

沈初明

沈炯字初明陳書作禮明同一毛板二者不同何氏焯云當作禮

姚察當爲隋人

姚察在梁簡文帝時入仕自梁入陳自陳入隋卒於煬帝大業二年年七十四其時察入隋已將二十年歷官祕書丞襲封北絳郡公員外散騎常侍又爲晉王昭侍讀太子內舍人煬帝巡幸數爲侍從乃仍列陳書中而隋書中不載殊不可解陳臣入隋而仍載陳書者多矣未有如察之甚者徐廣終身仕晉入宋僅六年而卒然晉宋竝載南史入之宋人是也大約史家如此者甚多此史例也假令婦人三嫁終當以最後所適爲定然則姚察自是隋人乃南史仍以姚察入之陳人得之於徐廣而復失之於察何邪

循吏多誤

循吏首列吉翰杜驥申恬三人宋書則與劉道產同爲傳一篇南史改入循吏而以道產改入劉康祖傳此尚可若杜慧慶宋書本作慧度南史紀同此誤其所增益之甄法崇傳疑神見鬼是李延壽慣技無政績也王洪軌傳反言其多贓賄尋盾可笑所敘美績允空陋郭祖深則以上書稱剛直非循吏傳末不載所終亦非體

卞田居

文學卞彬傳自稱卞田居南齊書同何氏焯曰當作

田君韓翃用文韻押君字可知其誤

樵者在山

隱逸傳敘首云含貞養素須文以藝業不爾則與樵者在山何殊異也何氏琦曰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在山則異見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

淵明改深明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此南史文乃校書者改其謬不可勝言宋書則云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其上周續之傳云續之入廬山時劉遺民

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然則本字淵明後以字行故又字元亮甚顯白李延壽避諱改深明并續之傳亦改深明後之校南史者既改爲字淵明矣此下兩句延壽原本必是或云深明字元亮乃又妄改如右展轉惑人校者之謬至此

外弟

古以舅子爲內兄弟姑子爲外兄弟見四十三卷而亦有以舅子爲外者宋書隱逸傳宗炳字少文南陽湼陽人母同郡師氏云云而傳末又云炳外弟師覺授云云可見盇母家爲外家後漢王符傳符字節信

安定臨涇人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著書三十篇號潛夫論黃山谷內集卷十嘲小德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天社任淵注引此事南史到洽傳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元保以爲外氏梁書韋叡傳杜幼文爲叡外兄又文學劉昭傳江淹爲昭外兄又韋粲傳柳仲禮爲粲外弟南史張彪傳彪爲蘭欽外弟

顧歡論道佛二家

南齊高逸顧歡傳歡著夷夏論曰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

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子時剖左脇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元妙內篇入關當作出關南史誤同此下詳載論文又引宋司徒袁粲駮之之語亦誤以出關爲入關其間蕭子顯又櫽括之云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卷末子顯作論一篇極力尊佛以爲世間第一法能包舉九流百家懇詞歡所引道經頗雜老子即佛本是一人故無二法如人鼻雖分二孔所吐納者原只一氣有何差別惟與吾儒則如枘鑿冰炭之不相合耳歡知老佛是一却不知儒教之美而子顯所論尤覺虛浮夸

誕亦適成其爲子顯之所見而已矣前陸澄傳論頗知推尊鄭康成貶斥王肅此特子顯生於六朝見聞之蓋若康成深處彼亦不知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處方知程伊川朱晦菴義理之學漢儒已見及因時未至含蘊未發程朱之時訓詁失傳經無家法故輕漢儒而其研精義理仍卽漢儒意趣兩家本一家如主伯亞旅宜通力以治田醯醢鹽梅必和劑以成味也彼異端邪妄之談又何足道哉

陶宏景以孝成隱

陶宏景父爲妾所害故宏景終身不娶其游於方外

雖性耽野逸實因痛其親而割棄世緣蓋以孝成隱

梁書不載此事幷南史所載其祖父名及官職皆闕之

金陵華陽之天

宏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金陵梁書作金壇考宏景所作真誥第十一卷稽神樞篇云大天之內有地中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周回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作壇是

陶宏景年

梁書處士陶宏景傳略言宏景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許之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此下敘其隱遯高逸之事更歷建武永元等朝然後言梁高祖即位恩禮甚篤下又敘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辟穀導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云云其下乃云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此傳尚明白可誦按年順敘無大誤據其所言卒年推之宏景當生於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壬辰也入齊年二十八入梁年五十二如此方合惟蕭道成於宋後廢帝元徽四年方為尚書左

僕射明年方爲司空錄尚書事時宏景年已二十五六而云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之云云此其小牴牾者南史多襲取各書無所增益偶或一有所增輒成疵累此傳所增頗多往往冗誕似唐初小說此李延壽慣態不足責但梁書不言宏景生年而卒年則南史與梁書同乃其前文先言宏景以宋孝建三年景申歲夏至日生兩者自相矛盾舛謬可笑於是爲甚

止足傳

梁書有止足傳據其序引魚豢魏略謝靈運晉書及宋書皆有之非姚氏父子特刱乃不但李延壽削去

不用自後史家亦從無繼作者何也論曰比夫懷祿耽寵婆娑人世則殊間矣俗情不鄙婆娑莫怪止足無傳

徐爰不當入恩倖傳

徐爰本儒者長於禮學又修宋書仕至顯位考其生平歷歷內外無大過惡沈約乃入之恩倖傳與阮佃夫壽寂之李道兒輩同列此必沈約一人之私見約撰宋書忌爰在前有意汚貶曲成其罪正與魏收强以酈道元入酷吏相似李延壽最喜改舊乃於此種大乖謬處則仍而不改惟於所載爰諸奏議痛加刊

削而已

茹呂不載殺諸王

南齊書倖臣傳其列五人此等人旣立傳則如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呂文顯殺宜都王鏗等事何可不一見大約蕭子顯於蕭鸞殺高武諸王事多遺失南史恩倖傳於茹呂亦不及其殺諸王則以已見諸王傳故也

恩倖傳論

恩倖傳論略云自宋中世以來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坐五曹九卿六府伏奏之務旣寢趨走之勞

亦息任隔情疎殊途一致權歸近狎與世同揆至元戎啟[illegible]武侯還麾督察往來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規儀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訶恣於典事之口此論切中弊病然皆取之宋齊兩書非延壽心裁也梁陳書無恩倖傳自周石珍以下傳六篇皆南史所補所叙連類附及之小人尤多此甚有功蓋自魏晉尚元虛士大夫多坐談不親政務而治事不可無人故小人得以競進人主又皆昏貪賊戾昵狎小人觀此論前半篇言尚書八座五曹九卿六府皆虛設則恩倖之權爲何如後半篇言兵權亦歸之倖

慧景傳東昏即位爲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備員而已領軍護軍掌禁兵權最重者也至此則權移於恩倖而領護又無權矣漢唐宦官專政爲國之蠹南朝恩倖則有其人並非宦官亦一變也

芮芮蠕蠕

宋書索虜傳即魏也南史則尊魏故於外國中無魏宋書敘魏事至泰豫元年狹石鎭主白虎公等攻圍義陽事此已在宋末此後魏方盛强宋書以宋爲斷不及其後之事故其下即綴以芮芮以芮芮即居魏

之故地故也南史則於北方特立蠕蠕一傳蠕蠕即芮芮其本號自爲柔然魏人改稱爲蠕蠕周隋多作茹茹宋齊梁則作芮芮蓋皆取其音近赫連勃勃宋書朱超石傳宏之鄭鮮之索虜諸傳皆作佛佛意同

外國傳敘佛教

晉始以建康爲揚都已見前第五十一卷宋書第九十七卷訶羅陁國王阿羅單國王奉表於宋皆稱大宋揚都則揚都之名著矣更有闍婆婆達國王天竺迦毗黎國王所奉之表按其文義皆仿佛書故沈約於篇末總結之云凡此諸國皆事佛道因遂歷敘佛

教始末盡在異域自當奉異教約之敘述佛教於外國傳中亦差可若魏收作釋老志則可笑南史以僧寶誌入隱逸舊唐書以一行入藝術則尤欠妥此輩紀表志傳中實無可位置

僧慧琳著論以儒爲白學佛爲黑學語奇至此人僧也而論乃助儒闢佛更奇謝宏微傳兄曜卒宏微蔬食積時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慧琳詣宏微宏微與之共食猶獨蔬食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即吉之後猶未服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觀此則知此僧名爲僧而恒噉魚肉絕不守

佛門戒律

南齊書周顒傳顒著三宗論涼州智林道人曰貧道捉麈尾四十年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語與宋慧琳同

羊鯤

賊臣侯景傳景單舸走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案殺景者羊鵾係羊侃之子見六十三卷侃傳後此誤

元帝殺王偉

侯景之反皆其黨王偉造謀而脩文帝則偉所親弑

者及為元帝所獲俘從獄中獻詩於帝帝尚愛而欲舍之及觀其所作檄有湘東一目句始殺之然則殺俘以其詈已不以其害父兄元帝之無人心如此

賊臣當入歐陽紇

梁書以諸王之叛者豫章王綜等為一卷侯景為一卷置於書尾蠻獠之後以其皆叛逆也陳書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始興王叔陵新安王伯固亦用此例先熊等後王則非南史始別為題目曰賊臣侯景云云而叔陵伯固仍以次敘於諸王中絶無分別此其謬者愚意陳書於歐陽紇亦宜入熊曇朗卷不當

附父傳李延壽最喜敘家譜無怪於此不能改正

臺城

黄之儁等江南通志第三十卷古蹟門云臺城在上元縣治北元武湖側輿地紀勝云一曰苑城本吳後苑地也晉咸和中作新宮遂爲宮城下及梁陳宮皆在此晉宋時謂朝廷禁省爲臺故謂宮城爲臺城愚考輿地紀勝宋王象之譔予從朱奐借閱嫌殘闕未抄此條詮臺城名義甚確洪邁容齋續筆第五卷說同南史及各書臺城數見不可枚舉試隨便舉之則如齊蕭允梁南郡王大連綏建王大摯陳任忠沈炯賊臣侯景等

傳皆有畿有都城有宮城臺城者宮城也今江寧府治上元江寧二縣戰國爲楚金陵邑秦改秣陵吳改建業晉改建康其都城宮城則唐許嵩建康實錄第一第五第七第十等卷以爲越滅吳范蠡始築之孫權於建安十六年始都之（說見三十二卷）築宮曰太初宮永嘉之亂琅邪王睿渡江因吳舊都城修而居之卽太初宮爲府舍大興元年卽帝位成帝咸和五年九月作新宮始繕苑城許嵩自注云案苑城卽建康宮城又云咸和七年十一月新宮成署曰建康宮十二月帝遷於新宮自注云案圖經卽今之所謂臺城也今

在縣城東北五里周八里有兩重牆東晉子孫相承四代十一帝起戊寅終己未凡一百二年並都臺城之建康宮此言東晉常居之其實宋張敦頤六朝事迹卷上宮殿門云晉瑯邪王因吳太初宮即位至成帝繕苑城作新宮宋齊而下因之稱建康宮合之輿地紀勝云云則知宋齊梁陳皆居之蕭子顯於褚淵論云市朝亟革陵闕雖殊顧盼如一是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第二十五云江南道潤州上元縣晉故臺城在縣東北五里成帝時蘇峻作亂焚燒宮室都盡溫嶠已下咸議遷都惟王導固爭不許咸和六年

使王彬營造七年帝還於新宮卽此城也明一統志第六卷云臺城在上元縣治東北五里本吳後苑城卽晉建康宮城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安西城石頭以爲重帶元武湖以爲險擁秦淮青溪以爲阻今臙脂井南至高陽基二里爲軍營及民蔬圃者皆是江南通志謂今上元縣署宋建江寧縣署明建觀明志臺城在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與建康實錄元和郡縣志並合則今縣署卽唐縣署故址以此求之古蹟約略可見矣

諸書皆言新宮對元帝舊宮而言南史齊始安王遥

光傳東昏爲兒童時明帝使與遥光共齋居止呼遥光爲安兄恩情甚至及遥光誅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東府是宰輔所居在宮城東說見下晉成帝所遷新宮在舊宮之北故曰後苑說亦見下舊宮南羣臣府第及治事廨署分列兩旁遥光正是以親王爲宰輔者故居東府東昏思之從新宮望未爲切近故至舊宮望之

江南通志江寧府城自鍾山之麓西抵覆舟山建北門一曰太平又西據覆舟雞鳴緣後湖以北至直瀆山而西八里建北門二曰得勝曰金川臺城實在此

計宮城應於城正中位北面南乃偏於東北者因明初重築城縮其東增廓其西故然

白門

南史宋明帝紀末年多忌諱宣陽門謂之白門上以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愚考白門正南門也故以白爲諱若旁側當不至是建康實錄卷七自注備列諸門名今除東西北不數就南面考之彼文先云建康宮城六門案地輿志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吳舊址晉江左所築但有宣陽門至成帝作新宮始修城開陵陽等五門與

宣陽爲六南面三門最西曰陵陽門後改名爲廣陽門次正中宣陽門對苑城門世謂之白門門三道上起重樓懸楣上刻木爲龍虎相對皆繡桷藻井南對朱雀門相去五里餘名爲御道開御溝植槐柳次最東開陽門云云據此則知白門乃南面正中門也但此段所列門名仍是舊宮之門祇因舊惟一門今添其五故於作新宮下敘述此卷下文許嵩自注又列臺城五門名皆與上文五門名異而引修宮苑記云南面正中大司馬門世所謂章門拜章者伏於此門待報南對宣陽門相去二里夾道開御溝植槐柳世

或名爲闕門云云此段所列則新宮之門矣要白門是發始初建正南門故後人通稱金陵爲白門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予所藏係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刻本卷十五金陵白下亭留别云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楊齊賢曰唐武德九年更金陵縣曰白下縣此名疑亦因白門而起

宣陽是正南門而新宮正南大司馬門對之故知新宮在舊宮之北

雞籠山

臺城古蹟可考者以山與湖江南通志第十一卷山

川門云雞鳴山在府東北覆舟山西其北臨元武湖本名雞籠山其東麓爲雞鳴寺又第四十三卷寺觀門云雞鳴寺在府城北雞籠山與臺城相接明洪武二十年置張敦頤六朝事迹卷下山岡門云雞籠山在城東（吳琯刻誤作西以意改）北覆舟山之西二百餘步其狀如雞籠因以爲名按南史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次宗因開館於雞籠山又竟陵王子良嘗移居雞籠山下集學士抄五經百家爲四部要略千卷又元嘉中改爲龍山以黑龍嘗見貢武湖此山正臨湖上因以爲名千數百年來片瓦

寸椽無存而臺城接雞鳴山里巷皆能道之是爲可據

後湖

其尤可據者後湖也江南通志第十一卷後湖在江寧府北二里即元武湖一名練湖晉元帝時爲北湖宋元嘉改元武湖引其水以入宮牆苑囿山川掩映如畫六朝舊迹多出其間謹考建康實錄卷五東晉元帝大興三年創北湖築長隄以壅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彼時未作新宮宮與湖尚異地至成帝作新宮湖連後苑後湖之名約起於此南史

宋文帝紀元嘉二十三年築北隄立元武湖於樂遊苑北又建康實錄卷十二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七月甘露降樂遊苑注案輿地志縣東北八里其地舊是晉北郊宋元嘉中移郊壇出外以其地爲北苑遂更興造樓觀於覆舟山乃築隄壅水號曰後湖其山北臨湖水後改曰樂遊苑山上大設亭觀大明中又盛造正陽殿梁侯景之亂悉焚毀至陳天嘉二年更加修葺陳亡並廢又元和郡縣志第二十五卷元武湖在上元縣北十里周回二十五里又太平寰宇記卷九十江南東道云元武湖在上元縣西北七里周

回四十里東西兩派下入秦淮春夏深七尺秋冬四尺晉元帝創宋元嘉築隄齊武帝理水軍於此其湖通後苑又於湖側作大竇引湖水入宮城內天泉池中經歷宮殿縈流迴轉不舍晝夜唐宋人所考如此惟湖與宮迴轉故賊臣侯景傳景引元武湖水灌臺城闕前御街並爲洪波也諸書言湖周四十里或二十五里江南通志載余賓碩文謂宋熙寧八年王安石奏廢湖爲田開十字湖立四斗門以洩湖水歲久湮塞今所存者十分之二雖湮塞猶存十之二故王貽上尙有臺城眺後湖詩古蹟可據者以此

張敦頤六朝事迹謂六朝故宮今行宮東北乃其地此行宮指趙宋康王構所駐無可考不待言卽明志軍營蔬圃亦難尋究惟其倚雞鳴山臨元武湖最為可據

江左偏安而宮室侈靡葢包絡甚廣故南史齊武帝裴皇后傳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莊飾又豫章文獻王嶷傳時帝後宮萬餘人卽此觀之宮室之侈可見

東府

張敦頤六朝事迹宮殿門云有曰臺城蓋宮省之所寓也有曰東府蓋宰相之所居也有曰西州蓋諸王之所宅也皆不出都城之內此段提綱挈領甚佳今既考得臺城所在則東府西州約略可見試先以東府考之前第四十九卷論晉時宰相居東天子在西因及南朝宰相居東爲仿晉是矣但彼以對天子之西爲東此則居臺城之東因西州居臺城之西而爲東西微不同元和郡縣志二十五卷江南道東府城在上元縣東七里其地西則簡文帝爲會稽王時邸第東則丞相王道子府謝安薨道子代領揚州仍先

府舍故稱爲東府而謂揚州廨爲西州此條詮取名
之所自似是然有辨說見下江南通志三十卷古蹟
門云東府城在江寧縣舊皇城西安門外青溪橋東
南臨淮水是舊迹猶可見
宰相居此非尋常宰相乃秉權最重者第四十九卷
考得宋武帝齊高帝未卽真皆居此凡五事玆又考
得宋書宋武帝之繼母孝懿蕭皇后傳裕北伐仍停
彭城壽陽至元熙二年入朝因受禪在外凡五年后
常留東府南齊書紀宋順帝昇明二年正月沈攸之
反齊太祖旋鎮東府宋武齊高皆居之非秉權至重

者而何其餘散見不可枚舉姑隨舉之如宋書文九王傳建平王宏之子景素舉兵冠軍將軍齊王世子鎮東府城齊王者齊高帝世子者齊武帝也南齊書豫章王嶷傳沈攸之之難太祖入朝堂嶷出鎮東府此皆秉權最重者

南史宋彭城王義康傳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四方獻饋以上品薦義康次者供御上冬月噉柑歎其味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又宋文帝子江夏文獻王義恭傳授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還鎮東府宋書始安王休

仁傳前廢帝亦休仁推崇太宗即明帝便執臣禮明旦休仁出住東府南史宋建安王休仁傳宋明帝疾暴甚內外皆屬意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詣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又王融傳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凡此皆親王也而即爲宰輔是以皆居東府耳

每建康有事必置兵守此事屢見隨舉之則如南齊書高帝紀休範反太祖曰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進至杜姥宅車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是也

西州

上文引元和郡縣志東府西州之稱起於晉王丞相道子彼文又一條云上元縣東百步揚州刺史所理州廨王導所創也後會稽王道子於東府城領州故亦號此爲西州說與上文所引一條同愚謂建康實錄卷一云晉永嘉中創立州城今江寧縣城所置在其西偏其西即吳時冶城東則運瀆吳大帝所開今西州橋水是也注案晉書孝武太元末會稽王道子爲揚州刺史治東第時人呼爲東府因號北城爲西州故傳云東有西州是也橋過州城東南角因以爲

名焉此段傳鈔必有誤字今無從校改就此說釋之亦與元和志同愚謂通鑑第一百二十卷宋文帝紀胡三省注云揚州刺史治臺城西故曰西州當以此爲確未可盡云由會稽王道子得名也如建康實錄言刺史治所自永嘉即在此處本在臺城西自不必待道子得名况晉書謝安傳安出鎮廣陵還都輿入西州門上文安本領揚州刺史其時雖位至太保封公仍領刺史也下文羊曇者太山知名士安薨行不由西州路嘗石頭大醉扶路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此西州門曇以馬策扣扉悲感不已可見安未薨已名西州不始於道

子又樂史太平寰宇記卷第九十江南東道昇州理
江寧上元二縣漢武帝元封二年始置十三州刺史
領天下諸郡此卽爲揚州揚州本在西州橋冶城之
間是其理處後漢如之劉繇爲揚州刺史始移理曲
阿孫策據此爲西州樂史學識雖未精然其書成於
宋太平興國中彼時俗學杜撰之風未熾尙知援據
古書猶有可信卽如此條予前於第十七卷取韋昭
說辨西漢郡治丹楊不治宛陵今樂史說正與予合
又予於第二十卷取晉書陶回傳小丹楊謂在今太
平寧國二府連界處此本古丹楊郡晉下移於今江

寧府治反謂此為小丹楊其實西漢郡治當在此亦見

眞誥注說見下此則非梁史所知其謂漢郡治即治江寧上元城中不無小誤而謂劉繇移理曲阿今鎮江府丹陽縣故孫策號此為西州則必有據觀此愈知不始於晉道子矣要雖對曲阿言西不害在臺城西也江南通志古蹟門西州城在上元縣治昔揚州刺史治所是舊迹猶可見

其為刺史治謐亦多隨舉之則如宋書徐羨之傳羨之為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宋文帝欲殺之傅亮馳報羨之羨之回還西州南史宋文帝諸子傳劭入

弑之旦始興王濬在西州府濬本從揚州刺史出鎮故至此時雖已離揚州任而猶居西州也

六朝事迹以爲諸王所宅南史梁元帝徐妃傳嫁夕車至西州疾風大起此此是一證要是後來諸王亦有宅此者而不害其始爲本由刺史治得名

陳書高祖紀討侯景於石頭城西横隴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彼將景圖臺城其兵從西而東陳高祖兵亦從西來直出東北救臺城故賊恐西州路斷而欲遏止之至後來景召簡文帝幸西州見賊臣傳

此則已嘗破臺城駸駸篡弑非因景領刺史事治西州而遇帝幸之

秣陵建康二縣分治秦淮南北

今上元江寧二縣在漢惟秣陵縣在六朝爲秣陵建康二縣其建置沿革分合變遷糾紛參錯不可爬梳惟　皇輿表最爲詳晰（康熙十八年修四十三年增修）學者覽之自明其縣治之爲古蹟爲後栁未可詳攷惟因秦淮水嘗存故秣陵建康分治處猶可想像得之梁史太平寰宇記卷九十江南東道云淮水北去江寧縣一里源從宣州東南溧水縣烏利橋西流入百五十里相

傳秦始皇巡會稽鑿斷山阜此淮即所鑿也故名秦淮又未至方山有直瀆行三十許里以地形論之淮發源詰屈不類人功則始皇所掘宜此瀆也淮水發源於華山在丹陽湖姑孰之界西北流經建康秣陵二縣之間縈紆京邑之內至於石頭入江緜亘三百許里樂史此段與李昉等太平御覽第六十五卷地部多同所敘秦淮原流甚佳彼文又云建康圖經云西晉太康元年平吳分地爲二邑自淮水南爲秣陵淮水北爲建業樂史所采建康圖經自是唐以前古書可信者據此則二縣分治古蹟千載可見

陶宏景眞誥卷第十一稽神樞篇注金陵之號起自楚時至秦皇過江厭氣乃改爲秣陵漢來縣舊治小丹陽今猶呼爲故治也晉太康三年割淮水之南屬之義熙九年移治鬬場元熙元年徙還今處此條以證淮水之南爲秣陵最爲明切歐陽忞輿地廣記卷第二十四江南東路江寧府上元縣故建康縣本建業晉武帝既復改建業爲秣陵太康三年又分秣陵之水北置建鄴縣後避愍帝名改曰建康此條以證淮水之北爲建康亦最爲明切也

京畿刺史有書有不書

南史各帝紀於諸州刺史例不書惟於皇子之爲刺史者則書之而又有於皇子之爲刺史亦或不書於諸州刺史亦或書之者其體例既不定至刺史之進位加號絕非緊要而南史各帝紀往往備書之如宋武帝紀永初三年進江州刺史王宏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宋文帝紀元嘉元年進江州刺史王宏位司空二年改授司空王宏車騎大將軍三年以江州刺史王宏爲司徒錄尚書事其所云衛將軍司空車騎大將軍者皆是進位加號而江州刺史則如故是皆絕非緊要者而南史備書之其不避繁重如此及考

王宏本傳元嘉三年遷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此因揚州是京畿其刺史皆以宰相兼領故也文帝紀中删去揚州刺史四字不書乍觀之似若别有例者乃武帝紀於永初二年書以尚書僕射徐羡之爲尚書令揚州刺史三年又書進尚書令揚州刺史徐羡之爲司空錄尚書事刺史如故此正是以宰相兼領京畿刺史與王宏同也乃於羡之則一書刺史再書刺史如故於王宏但書其爲司徒錄尚書事而不書刺史彼此兩岐體例參差不定何也

宋明帝紀泰始五年據宋書是年桂陽王休範爲中

書監中將軍揚州刺史此以中書監而領揚州刺史者與他刺史不同宋書之例與南史異宋書凡刺史皆見本紀南史則宰相執政領者方書之而此條休範却不書乃廬江王禕爲南豫州刺史此却又書之進退無據自亂其例

齊高帝紀建武二年十二月壬子以驃騎大將軍豫章王嶷爲司空揚州刺史見蕭子顯齊書南史無大將軍三字或是傳寫誤脫而删去揚州刺史四字則非

都督刺史

凡各書中都督某某幾州諸軍事某州刺史南史則
但書某州刺史而於其下添加都督三字或直書都
督某州刺史就使二者皆是而二者本是一例今忽
自岐其例使人疑爲異其詞則似別有意義者已非
史法乃予詳攷之則二者皆非也凡都督或督二三
州或有多至十餘州者又有於某州不全督督其數
郡者都有會聚之意各州郡皆所總統今如南史二
種書法皆但書其本治所總統等州郡之數與名皆
不見敘至下文忽露某州某郡突如其來使觀者眩
惑且於敘事中全不得嘗曰勢望權任之所在只因

欲圖簡嚴自誇裁斷獨不思諸謔支贅談神說佛不以爲煩何以紀載實事反矜貴筆墨乃爾

宋書百官志持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帝爲相始遣大將軍督軍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三年上軍大將軍曹眞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外內諸軍矣明帝太和四年晉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南齊書

百官志魏晉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督起漢順帝時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賊督揚徐二州軍事而何徐宋志云起魏武遣諸州將督軍王珪之職儀云起光武並非也晉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爲刺史愚案二志不同宋以爲起魏武帝齊以爲起漢順帝觀齊志知宋志本之何承天徐爰沈約多襲取舊史卽此可見但二說雖不同而其疏解都督刺史之所由起並佳

其書法則魏晉已詳書之今未暇多舉姑隨便舉之

如晉書庾亮傳亮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鎮蕪湖遷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鎮武昌此等書法極其詳明不可以累墜爲嫌大凡一時官制宜據實詳書之使後世可考宋齊梁陳皆依晉書書法不料李延壽出一人私見剏爲兩種書法失實而不明妥皆非是

如宋書劉道憐傳云都督荆湘益寧秦梁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而南史則云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

史護南蠻校尉加都督彼文又云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守尚書令徐兗二州刺史而南史則云拜司空徐兗二州刺史加都督出鎮京口又營浦侯劉遵考宋書本傳云督并州司州之北河東北平陽北雍州之新平安定五郡諸軍事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而南史則但書爲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而刪去督五郡宋書又言其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雍州刺史新野襄陽二郡太守南史則但書雍州刺史加都督是時遵考未爲都督似有誤

而新野襄陽二郡太守不書則又與前異矣又考遵考以督南徐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領廣陵太守以監豫司雍幷四州等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南史於此二條則竟删去不書又彭城王義康初除督豫司雍幷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徙監南豫豫司雍幷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又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其所加冠軍將軍右將軍驃騎將軍及散騎常侍開府儀同三司皆其爵號而於職任無與也南史但書義康歷南豫南徐二州刺史並加都督又宋書謝晦傳

行都督荊湘等七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撫軍將軍而南史則云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凡此其失實而不妥顯然至晉書都督某州刺史者其謬更不待言今不悉出

大凡縣屬於郡郡屬於州郡有太守州有刺史而刺史有都督監督之異又有使持節持節假節之分宋書百官志云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此段剖析甚明蓋其不

假節者謂之單車刺史專治一州之事而已然則不
但都督等各有等級不可併為一談而假節亦斷不
可略也南史於都督諸州者或添加都督或謂之都
督某州刺史因或於監諸州督諸州之督而亦云加
都督又或因監督與都督不同故監督則竟直書某
州刺史而使持節等遂抹去之如宋書檀道濟監南
徐兗之江北淮南諸郡軍事南兗州刺史又都督江
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諸軍事江州
刺史南史只書南兗州刺史江州刺史而監都督諸
軍皆不書又張沖傳宋書云持節督豫州諸軍事豫

州刺史又督南兗兗等五州南兗州刺史又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又督郢司二州郢州刺史並持節如故南史則於豫州刪去不書而其餘直作南兗刺史司州郢州刺史至持節與督諸州皆略之其妄如此謬誤滋多不可枚舉以上二事王先生懋竑字予中寶應人康熙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讀書記疑會論之予既自考得又參王說

文字淆訛

文字最易淆訛漢人碑刻字體已有不正者沿至六朝愈亂矣張敬兒傳始其母於田中臥夢犬子有角

祇之已而有娠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宋明帝嫌名鄙改爲敬兒案說文敬從苟讀若急自急敕也非苟卽此可見六朝人不識字今南史及各書中所用誤字不可勝摘姑隨便舉之如以介爲個（南史王宏之傳介轉爲个个轉爲個此字今唐人九經疏中頗有之）投爲透（此字用之甚多隨舉其一如南史趙倫之傳爲丹陽尹嚴酷曹局不堪命或透水而死透監板作投此校者以爲傳寫之誤而改之不知鄉乃李延壽本誤也）繼爲係（此字亦用之甚多隨舉其一如南史顏竣傳坐死兒者相係是也）樵爲蕉寶爲珤藩爲蕃（說文卷一下艸部藩屏也蕃艸茂也）渡爲度（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渡濟也卷三下又部度法制也）此類甚多難以枚舉略出數字以例其餘凡此有用流俗妄造字者有本有其字不可通用

而誤通者又如地名則湓城爲盆城采石爲採石王羲之採菊帖已用此字人名則羊侃爲偘說文卷八上侃从人从信省从水無偘字徐世標爲摽亦皆誤又以得官赴任爲涖職與孟子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文同義異皆謬至於羊元保傳竹木雜果爲林菂菂字宋書無南史添此李延壽之不識字而强作解事若餧爲倭考說文卷五下食部云餧飢也一曰魚敗曰餧不知何人改从妥而論語魚餒孟子無是餒也則餧矣皆變爲餒宋書袁湛弟豹傳仍作倭又年爲秊考秊穀熟也从禾千聲隸變作年而宋書孔季恭等傳論仍作秊又倒爲到古無

倒字說文人部在新附而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仍作到潔爲絜古無潔字說文水部在新附而南史仍作絜仗爲杖仗字說文新附亦無而南史仍作杖則六朝與唐人猶存古宜分別觀之

避諱

南史北史與梁陳書皆唐人修應避唐諱乃十千丙字梁陳書皆改作景而南史不諱又虎字南史亦屢見此皆後人校者所改若諸葛長民之爲長人宋孝武帝小字道民之爲道人褚淵仍稱其字彥回劉秉仍稱其字彥節庾炳之仍稱其字仲文宗炳之亦仍

稱其字少文獨江秉之不稱其字仍書其名北史秉作康則是康之南史作秉者或後人依宋書之誤而改之與夫虎之爲獸爲彪爲武韓擒虎去虎字但稱擒見恩倖傳淵之爲深梁貞陽侯淵明去淵字但稱明文學賈淵不稱名稱其字希鏡官名治中從事去治字但稱中從事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則改之未盡者竊謂凡延壽之所諱後人當悉仍其舊而於逐條下注明其字避唐某帝諱改不當作某如此方合今則北史多仍舊而南史所改者十之七八不改者尚有二三旣失延壽本來面目又自亂其例皆非也

至如宋書後廢帝江皇后傳云北中郎長史智淵孫

女又如劉穆之傳云小字道民又如諸葛長民又如朱齡石傳有黃虎此類非一乃沈約原文唐人竟未及校改若謂唐人已改宋人又改從本字則如梁書武帝紀有獸脉有王天獸有龍驤獸步有陳獸牙有胡獸牙實皆虎字宋人何不改之可見宋齊各書唐人宋人皆未細校

建康實錄

唐許嵩建康實錄二十卷宋嘉祐四年知江寧軍府事梅摯等刻於江寧府紹興十八年權荆南軍府事劉長等又刻於荆湖北路安撫司子所藏凡構字皆

注今上御名乃從紹興本鈔出者此書載宋史第二百三卷藝文志第四卷末識云吳大帝黃武元年壬寅至唐至德元年丙申五百三十五年第十卷末又識晉元帝太興元年至至德年數此當是其成書之歲

此書用意亦李延壽之流亞延壽取八代爲一書嵩又取吳晉宋齊梁陳爲一書已覺蛇足乃其手筆體裁又不如延壽遠甚吳晉用編年體髣髴荀悅袁宏宋以下忽分紀傳吳晉無論贊宋以下忽用論贊吳晉齊陳末無總論宋末忽自造總論一篇約二千餘

字文皆排偶意則舊史已具梁末襲取魏徵總論而去其下半篇其傳率爾鈔撮紀載寥寥如宋之劉穆之徐羨之傅亮謝晦范蔚宗謝靈運皆無傳反有譚金童太一而又次序顛倒如沈攸之反在前沈慶之反在後種種不合各朝皆無外國獨於齊敘魏及百濟等國皆不可解梁元帝只七八十字敬帝反一千五六百字侯景傳乃位置於梁各帝之末蕭詧後周書北史皆有傳梁書與南史無而此乃附於梁稱其尊號其麤疏紕漏不可勝摘但千餘年舊物業已流傳未可覆瓿且其人生唐元肅間尚見古書如宋末

詳述裴子野宋略體例則於宋事大約必參取宋略又小字夾注中援引古書多亡佚已久者此則大可寶貴所以此書不可廢

六朝事迹

六朝事迹編類十四卷宋紹興庚辰左奉議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新安張敦頤譔葢因康王構嘗駐此而爲之明吳琯刻入古今逸史敦頤他無所見予所藏宋乾道板唐柳先生集有新安先生張敦頤音辯亦一好事者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五

東吴王鳴盛述

北史合魏齊周隋書一

魏收魏書

魏收魏書撰成於齊文宣帝天保五年史稱收褒貶肆情時論不平范陽盧斐頓丘李庶太原王松年並坐謗史受鞭配甲坊衆口沸騰號爲穢史時僕射楊愔高德正用事收皆爲其家作佳傳二人深助之抑塞訴辭不復重論亦未頒行收既以魏史招怨齊亡之後盜發其冢棄骨于外隋文帝以收書不實命魏

濳顏之推辛德源別撰煬帝又敕楊素潘徽褚亮歐陽詢別撰愚謂魏收手筆雖不高亦未見必出諸史之下而被謗獨甚乃其後改修者甚多而總不能廢收之書千載而下他家盡亾收書巋然特存則又不可解

李百藥北齊書

唐太宗貞觀元年李百藥受詔撰北齊書十年成見舊唐書百藥本傳

令狐德棻等周隋二書

唐高祖武德五年祕書丞令狐德棻始刱議修六代

史同時分撰者凡一十七人其限以六代者蓋因宋書已有沈約南齊書已有蕭子顯惟魏收魏書爲衆論所不許故重修之而合北齊及周隋梁陳爲六代也其後論撰歷年不能就罷之至太宗貞觀三年始復從祕書之奏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已詳惟北齊周隋梁陳五家史當立于是罷修魏書止撰五代史同時分撰者凡九人房元齡則總監五史以上並見舊唐書德棻本傳已引見前第五十三卷亦見新書一百二卷各本傳惟魏澹舊德棻傳作魏彥修魏書者只有魏收魏澹並無魏彥原本與近本同作彥

皆誤也當從新又貞觀五史分撰之九人合新舊書只見六人其同撰隋書有顏師古孔穎達許恭宗三人又得之於隋書後跋合計之惟李百藥獨主北齊姚思廉獨主梁陳餘無獨撰者

新唐書一百九十八卷又云敬播河東人貞觀初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史詔播詣祕書內省參纂

隋書志

貞觀十年五史並告成然皆無志十五年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凡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太尉

長孫無忌等上進詔藏祕閣後又編第入隋書其實別行亦呼爲五代史志見隋書後跋

隋書紀傳每卷首題特進魏徵上志則題太尉長孫無忌等奉勑撰其實貞觀十五年命諸臣修志無無忌名直至永徽三年無忌始受詔監修見本傳蓋書已垂成無忌適逢其會因而表進遂題名卷端也內天文律歷五行三志獨出李淳風筆五行志序相傳是褚遂良作案本傳未嘗受詔撰述蓋但爲一序而已

目錄宜補杜銓

北史目錄當亦是後人校者增李延壽本無第二十六卷末當補一條云杜銓下用小字注云族孫景景孫丕元丕藏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北史合魏齊周隋書二

追尊二十八帝

北魏之興始自道武帝其前追尊者凡二十八帝其一曰成皇帝毛其二曰節皇帝貸其三曰莊皇帝觀其四曰明皇帝樓其五曰安皇帝越其六曰宣皇帝推寅其七曰景皇帝利其八曰元皇帝俟其九曰和皇帝肆其十曰定皇帝機其十一曰僖皇帝蓋其十二曰威皇帝儈其十三曰獻皇帝鄰其十四曰隣之

子聖武皇帝詰汾其十五曰詰汾之子神元皇帝力微其十六曰力微之子文帝沙漠汗神元元年歲在庚子係魏黃初元年卽漢獻帝在位之三十一年正月改元延康十月曹丕篡漢改元神元三十九年告諸大人爲與晉和親計四十二年遣沙漠汗如晉是歲晉景元二年也歲在辛巳景元乃魏常道鄉公奐年號而史言晉者名魏而實晉也沙漠汗既質於晉後歸未得立爲力微所殺其十七曰力微之子章皇帝悉鹿其十八曰平皇帝綽亦力微之子其十九曰沙漠汗之子思皇帝弗其二十曰力微之子昭皇帝

祿官其二十一曰沙漠汗之子桓帝猗㐌其二十二
曰穆帝猗盧亦沙漠汗之子時國分爲三主並立
其二十三曰弗之子平文皇帝鬱律其二十四曰猗
㐌之子惠帝賀傉其二十五曰猗㐌之子煬帝紇那
其二十六曰鬱律之子烈皇帝翳槐其二十七曰鬱
律之次子昭成皇帝什翼犍是爲高祖改元建國元
年時始有年號當東晉成帝延康四年戊戌也其二
十八曰什翼犍之子獻明皇帝寔寔未立蚤後追謚
太祖道武皇帝珪寔之遺腹子昭成之嫡孫以建國
三十四年七月生歲在辛未東晉帝奕太和六年也

建元登國元年正月即代王位四月改稱魏王時始改國號歲在丙戌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也至東晉安帝隆安二年戊戌珪始稱帝前雖有魏王之稱至此又特議始定珪被弒子嗣立是爲太宗太宗崩子燾立是爲世祖世祖太延五年當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歲在己卯而北朝僭僞各國始盡併於魏魏爲極盛於是始爲南北朝矣魏之初起其來甚遠然遼邈荒忽不可紀錄自神元始有甲子紀年昭成而國勢稍定然猶興滅無常二十八帝諡號皆道武所定而二十八帝中惟猗㐌猗盧鬱律翳槐什翼犍名

逼於晉爲可據其餘凡單名者與猗㐌等不同疑皆道武時所追撰也

慕容垂遣使朝貢

登國元年遣使徵師於慕容垂三年垂遣使朝貢四年垂遣使朝貢此乃李延壽仍魏書原文却非其實是時慕容垂甚強方且以藩服之禮待魏魏尚未敢言敵體乃反以臣子之詞待之可乎徵師當作乞師朝貢當作來聘又下文七年慕容永遣使朝貢天興三年姚興遣使朝貢此皆敵國也當云來聘何言朝貢乎魏收固不得不云爾李延壽則不宜沿襲郎如

魏書於世祖太武帝神䴥二年書夏四月劉義隆遣使朝貢北史改爲宋人來聘延和元年同獻文帝皇興三年魏書書夏四月壬辰劉彧遣使朝貢北史改亦同是矣北史如此者不一何於慕容垂等獨不改乎

世祖太延二年三月魏書書劉義隆遣使朝貢七月詔散騎侍郎廣平子游雅等使於劉義隆北史但書游雅使宋不書宋人來聘眞不可解且太延二年之來聘與神䴥二年延和元年之來聘有何分別而或書或不書如李延壽之作史信手撏撦忽刪忽存都

無義例史法大亂矣尚可以稱史邪

北都

南北朝建都之地南惟梁元帝暫居江陵其餘皆在建康今江南江寧府而北魏則屢遷都蓋魏自黃帝子昌意之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黃帝以土德王北俗以土爲托以后爲跋故以爲氏積六七十代而至毛又傳至推寅南遷大澤昏冥沮洳至詰汾更南徙歷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自詰汾以前其地固不可詳詰汾所居曰匈奴故地則漢書可考其後國中乍亂乍定遷徙無

恒直至道武帝天興元年始定都平城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第四卷云平城即雲州定襄縣陳景雲紀元要略云平城今山西大同府至孝文帝改姓元氏又遷洛陽則今河南河南府通典第一百七十一卷州郡門云後魏起北方至道武下山東攻拔慕容寶中山自注今博陵郡唐昌縣遂有河北之地遷都平城自注今雲中郡孝文太和十九年遷都洛陽云云是也後孝武入關都長安爲西魏則今陝西西安府靜帝遷鄴爲東魏則今河南彰德府

任城王澄傳孝文帝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

城此用武之地非可興文峭函帝宅河洛王里固將茲
大舉光宅中原
高歡始居晉陽後入洛陽又遷魏于鄴而已執其政
洋之篡魏皆在鄴至周則都長安
魏陽固傳固於宣武時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
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
蠕蠕屈丐
蠕蠕本號柔然屈丐即赫連勃勃此皆道武帝爲改
惡名北史皆仍魏書書之尊魏也
廟號二帝相同

平文皇帝諱鬱律天興初追尊曰太祖天興是道武帝紀年而其後道武崩子嗣立改元永興是爲太宗永興二年亦追尊道武曰太祖魏書同二帝廟號相同未詳

魏太宗年

太宗明元帝紀泰常八年崩年三十二北魏作三十三帝生於登國七年至此三十三年北史傳寫誤

乙未朔

太延元年春正月乙未朔日有蝕之案上文十二月甲辰行幸雲中十二月既有甲辰則正月朔不得在

乙未魏書天象志及通鑑第一百二十二卷皆作己未是然此特傳寫誤耳未必李延壽本如此惟是此條日蝕魏書本紀不載而北史有之乍覩之幾疑延壽能補魏收之闕矣其實魏書日蝕皆在天象志於本紀一槩不載雖未必是例却盡一延壽意旣以北爲正南爲僞則當思天無二日凡日蝕槩入北史不必復見南史今此年爲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沈約宋書文帝紀亦漏書此日蝕故南史仍不補而他處南史書日蝕却多則知延壽北史本紀此條不過偶爾瞥見天象志撫入非能歸併畫一者其史法實屬麤

疏

馮宏遣使求和

延和三年正月戊戌馮宏遣使求和帝不許考魏書作馮文通遣其給事黃門侍郎伊臣乞和晉書載記但言馮跋宋元嘉七年死弟宏殺跋子自立而魏書馮跋傳則云跋字文起跋死弟文通襲位文通本名犯顯祖廟諱據此則是魏收欲避顯祖獻文帝諱故稱宏字猶晉書北史稱劉淵爲劉元海也但彼書此下又有閏三月馮文通遣尚書高顒上表稱藩詔徵其侍子是終許其和矣此後又越二年方復征之宏

奔高麗而燕始亾耳若延和三年則固嘗暫許其和也故通鑑於是年書燕王遣尚書高顒上表稱籓請罪於魏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北史乃刪去則似是魏竟始終不許馮氏和矣非也

沮渠牧犍降

太武太延五年車駕西討沮渠牧犍降自晉惠帝太安二年前趙劉氏後趙石氏前燕慕容氏前秦苻氏後燕慕容氏後秦姚氏南燕慕容氏夏赫連氏前涼張氏蜀李氏後涼呂氏西秦乞伏氏南涼禿髮氏西涼李氏北涼沮渠氏北燕馮氏十六國迭起至此始

盡并于魏始分南北共一百三十七年太武立三十九年北破蠕蠕滅北燕西則吞沮渠赫連乞伏三國之地南則親伐宋深入其境强盛如此而鮮克有終惜哉

兩處語皆未完

太平眞君四年九月以輕騎襲蠕蠕分軍爲四道魏書於此下尙有事具蠕蠕傳北史删此五字則其語未完其下即接冬十一月云云甚無理當補云蠕蠕主遁走追擊破之又十年九月閲武於磧上遂北伐魏書於此下亦云事具蠕蠕傳北史之謬同前當補

云吐賀眞益懼遠遁收其人戸畜產數百萬

外國朝貢

本紀中所書外國遣使朝貢大率皆本魏書元文而或則取之或則刪之任意割裂皆無義例

宋使齊使

太和六年七月齊人來聘九月大饗羣臣齊使車僧朗以班在宋使殷靈誕後辭不就席宋降人解奉君刃僧朗於會中詔誅奉君等案魏孝文帝太和六年當齊高帝蕭道成建元三年其時宋亡已久而猶稱宋使者聊存舊名耳攷太和二年宋遣使來聘靈誕

當卽此時使魏者其時政在道成宋順帝劉準徒擁虛號靈誕當亦道成所使後歸齊而被譖以外見高閻傳此亦別有故非以靈誕爲宋室舊臣忠於故國而除之也解奉君當是隨靈誕者則亦道成所遣乃以爭閑氣殺其同黨殆魏郭循殺費禕之不如矣

孝文帝孝事文明太后

太和十四年九月太皇太后馮氏崩案馮氏乃高宗文成皇帝諱濬之皇后也顯祖獻文皇帝諱閎則文成帝之長子母曰李貴人非馮氏所生濬崩閎立是爲顯祖年甫十二而馮氏遂臨朝稱制矣至皇興五

年顯祖年十八禪位於太子宏時宏甫五歲是爲高祖孝文皇帝母曰李夫人顯祖初立之時雖幼而其後日漸長大正可躬理萬機顧乃忽禪位於襁褓之子此事之奇者然猶國之大事咸以歸之孝文帝之延興六年六月顯祖暴崩而馮氏遂復臨朝稱制且改元承明矣馮氏行不正內寵李奕顯祖因事誅之馮氏不得意顯祖暴崩時言馮氏爲之此見馮氏本傳魏書與北史同者魏書獻文帝本紀於其崩爲之諱不言馮氏致之死不如北史直書其事爲實然論言顯祖早懷厭世之心遂致宮闈之變則仍明言之

顯祖既能防閑其母殺李奕則其禪位自出己心非馮氏逼之但文成帝崩馮氏僅二十四臨朝僅二年即歸政於獻文帝其後雖禪位而大事咸以聞則馮氏淫佚不得自由故遂殺之也史言自太后專政孝文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太后於是馮氏乃得恣所欲爲矣又攷之史文成皇帝凡七男無一爲馮氏所生然則馮氏無子又以獻文帝殺其所私而行弒逆則恩義已絕孝文帝當思誰殺我父謂宜告於宗廟廢而誅之乃猶奉事不懈孝謹有加孝文帝孝而過者也且孝而愚者也

婦人當從夫謚而魏一朝后多別立謚如馮氏者謚尤過美本傳言其崩後孝文追謚爲文明太皇太后故傳首稱之曰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魏書同謚因其臨朝日久直待以帝禮且因其粉飾文治特爲造此美謚此其不可解一也馮氏本不可爲祖母論其名則名之祖母或者猶可乃史言高祖生太后躬親撫養又高祖詔曰朕以虛寡仰恃慈明緝寧四海又太后自以過失懼人議己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迨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是孝文當日直以母道事之此其不可解二也馮氏崩後帝勺飲不入口五日詔蕃鎮

曾經內侍者奔赴祖奠親侍龍輿常從悉停葬後羣臣固請即吉帝不許居廬終三年之制引古禮往復羣臣乃止既虞卒哭以葛易麻仍衰服近臣從服餘以次降帝毀瘠絕酒肉不內御者三年與其臣往復語皆見魏書一百八之三禮志怨殺父之讐而行如此過情之禮此其不可解三也馮氏之死孝文已二十有四準之於古即周公以聖人之德叔父之親居攝亦僅七年至成王年二十二則復子明辟馮氏一淫亂婦人前後臨朝幾三十年終不歸政而孝文帝亦竟不敢與聞政直至馮氏崩後猶闇嘿自居自稱哀慕纏綿心神迷塞

未堪自力親政使近侍掌機衡者任之踰年始聽政於皇信東室此其不可解四也初葬一月中謁陵者三踰年一年中謁陵者四頻數至此第三年之正月猶愴而不樂再周忌日猶哭于陵左絕膳三日哭不輟聲此其不可解五也且其所私之人不止李奕王叡出入臥內數年便爲宰輔賞賚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李沖亦由見寵幃幄密加錫賚不可勝數淫恣如此孝文不但聽之且又哀慕過禮如此蓋魏之家法多出人情之外漢武殺鉤弋夫人此豈可法乃以爲定制世世遵守之凡欲立其子必先殺其

母至使椒庭中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欲生太子即孝文帝妃林氏生太子恂孝文帝仁恕不欲襲前事亦因禀文明太后意林氏仍依舊制薨慘虐寃濫若是乃后妃之弑逆者淫亂者臨朝專政威福自擅者則又書之史冊纍纍不絕其殘苛其縱弛皆非人意計所及厥後宣武靈皇后胡氏遂大亂天下魏家法之非理古所少也

馮氏之立孝文帝貪其幼也後又恐其不利馮氏謀廢之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元丕等固諫乃止而帝初不有憾又因宦者譖帝杖帝數十默受不自申

明馮崩後亦不介意大惑不解豈可以恒情測耶

通鑑一百三十四卷魏馮太后以李奕死怨顯祖密行鴆毒夏六月辛未顯祖殂考異曰元行沖後魏國典云太后伏壯士於禁中太上入謁遂崩若如此安得不彰天象志云顯文暴崩蓋實鴆毒朱子綱目直書魏太后馮氏弒其君云云

弔比干文

高祖孝文帝紀太和十八年十一月丁丑幸鄴甲申經比干墓親爲弔文樹碑刊之此碑久亾予所藏搨本是宋人重刻故趙明誠金石錄第二十一卷言首

已殘闕惟元截字可識而今搨本則甚完善太和十八年而言元載以其爲遷洛之始也通典以遷洛爲十九年誤

安順宣武繼以元成

宣武論於論宣武帝事畢之下接云太和之風替矣比之漢世安順宣武之後繼以元成按其文義乖舛殊甚然此乃襲取魏收元文彼於替矣下云比夫漢世元成安順之儔與論斷精確文意明妥此乃改爲云云祇因魏收以宣武與孝明分二紀各爲論孝明論首復敘魏自宣武已後云云而李延壽則以二帝

爲一紀遂抄合二論爲一先抄取宣武論畢將抄孝明論瞥見宣武二字遂塡砌作漢之武宣而忘刪安順又忘倒宣武遂不通至此

弑崩書法

北史凡被弑之主於平文帝鬱律則云桓帝后以帝得衆心恐不利己子害帝遂崩於昭成帝什翼犍則云是子寔君作亂帝暴崩於道武帝珪則云清河王紹作亂帝崩於天安殿於太宗嗣則云中常侍宗愛構逆帝崩於永安宮於南安王余則云宗愛賊余於獻文帝宏則云文明太后有憾帝崩於永安殿皆直

書其事於本紀可謂實錄矣及至孝明帝紀則云武泰元年春二月癸巳帝崩於顯陽殿攷宣武靈皇后胡氏傳云后母子之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與太后計陰行鴆毒明帝暴崩此與文明太后馮氏殺獻文帝有何分別而書法若是之不同乎豈以明帝係胡氏所生殺之可不論乎又其下云皇太后幼主崩皇太后即胡幼主名釗胡太后所立改元武泰二人皆爲爾朱榮所殺雖事見孝莊帝紀於此亦不宜作善終之詞使自亂其例也廢帝朗紀云中興二年四月帝遜位於別邸五月孝武帝封帝爲安定郡王

十一月殂於門下外省其下文孝武帝紀云十一月甲辰殺安定王朗此時政在高歡殺朗者非歡而誰然則於朗紀中亦不宜作善終之詞使自亂其例也至敬宗孝莊帝子攸爲爾朱兆所弑則又云爾朱兆遷帝於晉陽甲子帝遇弑於城內三級佛寺節閔帝恭爲高歡所弑則又云普泰二年四月高歡廢帝於崇訓佛寺五月丙申帝遇弑殂於門下外省孝武帝修爲宇文泰所弑則又云帝飲酒遇酖而崩東魏孝靜帝善見爲高洋所弑則又云竟遇酖而崩足見孝明帝不書遇酖之非總之李延壽書法全亂信手塗

抹體例無定草率成書而已

魏書各本紀惟於平文帝鬱律直書其被弒若安定王朗則云以罪殂於門下外省高歡以臣弒君而何得云以罪此魏收之曲筆使若其事非出於歡者孝武帝修則云爲宇文黑獺所害黑獺卽宇文泰宇文氏與齊世讐故魏收直書之其餘各帝被弒者皆作善終之詞或論中露出紀中諱之又不如北史之得實者居多至於孝靜帝紀書其遭辱遇酖甚詳此卷無論似亾佚而校者以北史補收專爲齊諱惡豈肯如此直筆若果如此此則北史之眞能補正魏書使

逆惡罪昭千古爲大有功於名教但以此紀校北史則二者大有詳略不同處即如高歡高澄北史直書名魏書書獻武王文襄王則又似是魏收元文殊不可解姑闕其疑

東海王華獨無本紀

幼主釗胡后所立立三月而爲爾朱榮所弑未及改元不爲紀可也釗死而敬宗孝莊帝子攸立因殺爾朱榮爾朱世隆與爾朱兆別推長廣王華爲主改元建明是歲在庚戌之十月也明年辛亥二月世隆又廢華而立恭是爲節閔帝魏書稱爲前廢帝紀云二

月己巳改建明二年爲普泰元年三月癸酉封長廣王華爲東海王是年十月高歡又廢帝而立朗魏書稱爲後廢帝紀云十月壬寅改普泰元年爲中興元年明年壬子四月高歡又廢帝而立修是爲孝武帝魏書稱爲出帝五月封朗爲安定王十一月朗與華同被殺今紀於恭朗皆用本紀體提行另起而於長廣建明之號屢見紀中獨不爲立紀此魏書之謬而北史不能匡正

以西魏爲正統

自文帝寶炬以下北史即繼以西魏紀以此爲正統

與魏書不同夫西魏宇文泰所立東魏高歡所立兩家皆篡弑其主者則二魏難分正僞魏書直以東魏孝靜帝爲正而西魏爲僞故不爲立紀僅附見孝靜紀中既屬不確且西魏文帝崩後尚有廢帝欽恭帝廓并不見於紀則不如北史之先列西魏後仍附見東魏爲允

魏收齊臣故以齊人所立孝靜帝爲主孝武帝奔長安則目爲出帝宇文泰弑之又立文帝寶炬泰高歡讐也故於其所立不爲紀僅附見之而欽與廓并不見矣收書成於齊文宣天保五年是時廢帝欽已殂

是年即恭帝廓即位之元年也收後卒於齊武平三年則去周之篡魏已十六年收不但於書成後不復補恭帝并書成時儘可書廢帝而亦不書無非助齊抑周之意

臣澄勸陛下

孝靜帝紀高澄侍帝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魏書下下有酒字北史省此一字欲脩老翻稚氣

取北史補北齊書

北齊書文襄帝澄紀卷末䟦云臣等詳文襄紀其首與北史同而末多出於東魏孝靜紀其間與侯景往

復書見梁書景傳其所序列尤無倫次蓋雜取之以
成此書非正史也愚攷此跋不知何人之語既稱臣
等則必宋仁宗時校書官也校者但知文襄紀非李
百藥北齊書元文其實北齊書缺落甚多不止此篇
如文宣帝洋紀九錫文冊文即位告天文大赦改元
詔文皆全載北史無之而其餘亦多不同後半篇述
洋淫兇慘虐之行則北史甚詳而北齊書無之蓋李
百藥因舊史諱之可知彼是元文其餘各紀大率皆
非元文後人取北史充入者也知者李延壽雖盡依
各書元文但加刪削然如齊高祖神武帝歡紀全篇

皆同竟不加刪則無此事餘惟文襄紀下半篇雜取諸文故不同而各紀則亦皆同可見只有文宣紀尚存百藥元文餘紀皆延壽北史之文也又延壽稱謚高歡爲神武高洋爲文宣百藥則稱其廟號爲高祖顯祖此南北史各朝體例與諸本書皆不同者今北齊書各紀各列傳凡稱神武文宣及無論贊者皆非百藥作皆北史也又有取北史諸傳而無其本貫者北史自承上祖父言之耳乃竟失補此說王先生懋竑已發之妹婿錢少詹大昕亦嘗以語予予攷之信然北齊書中亦有稱神武文襄文宣武成者如酷吏傳之類而亦有取北史補北齊而仍爲補某郡縣

人姊崔季舒之類者又不可拘

觀高洋紀其窮凶極惡賴北史得著此李延壽之功

神武紀地名人名互異

北史神武紀勃海蓨人北齊紀作修說文艸部蓨从脩二者皆誤魏書三十二卷高湖傳湖子謐謐子樹生卽神武父不應有誤北史神武紀同北齊紀只作單名樹去生字北齊神武紀雖以北史補又有此小異疑校者用高氏小史改之

蔡儁等突出無根

神武自少養於同產姊婿鎭獄隊尉景家及長與懷

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為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結此下敘出獵遇神人事則云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于沃野云云蔡儁一人突然而出上段毫無根蔕此下又敘柔元鎮人杜洛周反神武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云云則又突出一段榮亦無根史家犯此等病者頗多似非緊要而敘事無法予深不喜

團焦

神武從尒朱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

焦中蒼鷹母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天北齊同團者團也魏志管寧傳注焦先居瓜牛廬蓋團如瓜牛疑團亦此意若焦則焦灼之義似不當爲房屋之名王志堅名句文身表異錄第四卷宮室部引此而釋之云團焦即今所云團瓢也瓢亦不當爲房室之名吳下土俗語豈可以證北魏時語或云當作蕉說文艸部蕉生枲也存疑

天下再三分

高歡依爾朱榮之資以起事而旋假大義爲名以討爾朱兆與漢之藉項以起而旋以弒君討項曹本與

袁合勢而旋挾天子以誅袁劉寄奴本屬桓元旋以篡弑聲桓罪情事正同乃高氏之業未成而宇文氏又起關西于是自漢末三分之後至此天下再三分

起庚午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孝武帝爲高歡所逼奔長安宇文泰執其政歡立孝靜帝爲東魏後歡子洋篡東魏泰子覺篡西魏陳篡梁訖丁酉陳宣帝太建九年周滅齊仍爲南北凡三方分峙四十四年

周之興稍後於齊其篡皆在梁末亦稍後滅齊後三四年而亡齊與周幾幾乎若同起同滅者彼時天下實有鼎足之勢邵堯夫云隋晉之弟也愚謂陳齊周

亦亞魏蜀吳周書趙貴等傳史臣論曰周室定三分之業信哉

唐人爲周諱惡

周太祖文皇帝宇文泰紀永熙三年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周書同彼無武字傳寫脫也孝武帝爲宇文泰酖弑蓋帝在東魏時猶起兵欲圖高歡此泰所深忌者雖被逼奔關中泰僞迎而奉之豈能一日安哉帝非泰所立泰故急弑之而別立君李延壽與令狐德棻皆唐人相隔異代甚遠矣何必爲之諱而書法乃爾乎且延壽前於魏紀已直書酖弑今於周紀又爲

之諱卽欲留紀體亦宜云周志也何自相岐乎

周世宗崩

周世宗明皇帝毓紀武成二年夏四月帝因食糖䭔遇毒辛丑帝崩於延壽殿其文與善終者雖不同論中亦明言孝閔明皇權臣專命俱致幽弒但孝閔書以弒崩世宗但言遇毒何不直書宇文護令典膳李安因進食加毒帝崩事見護傳

周靜帝闡爲楊堅所弒則於本紀書云隋開皇元年五月壬申帝崩隋志也此則與南朝之晉宋主書法相同是爲得之其後於隋文紀但書介公薨已見前

文不勞再見矣至隋文爲其子廣所弑亦當直書之而本紀但書崩與善終者全無别及煬帝紀則又直書義寧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以驍果作亂入犯宮闈上崩於温室竊謂義例參差總不能畫一也若恭帝侑唐武德二年五月薨亦必遇弑此爲唐諱不足怪

尉迥尉綱

周之尉遲迥及其弟綱周書皆有傳尉遲自是其複姓與魏之尉古眞尉撥尉元齊之尉景尉長命尉瑾單姓尉者不同北史徃徃省文竟作單姓如周世宗

明帝天王元年高祖武帝保定元年皆書尉綱保定二年四年皆書尉迥皆非也

周初符瑞多刪

李延壽最喜侈陳符瑞而於令狐氏北周書所載周初諸瑞物多刪去其刪亦無定見隨手剟去而已

華皎來附

周高祖武皇帝邕紀天和二年閏月戊寅陳湘州刺史華皎帥衆來附此下應云遣襄州總管衛國公直率綏國公陸通大將軍田宏權景宣元定等諸軍援之因南伐北史略去不載其下文郄突然云九月衛

公直等與陳將淳于量吳明徹戰於沌口王師敗績元定以步騎數千先度遂沒江南所刪不當遂致前後不相關照王師乃周史舊文延壽仍而不改者以周爲正陳爲僞也

李諱

天和六年五月景寅以大將軍李諱云云此李昞也周書作虎後人妄改虎已前卒昞虎之子也文帝紀李諱虎也此李諱昞也以唐祖故皆稱諱

尉遲綱舉兵

周靜帝紀大象二年秋七月青州總管尉遲綱舉兵

案綱當作勘此時綱卒已久

楊忠與獨孤信俱歸周

隋文紀皇考忠以東魏之逼與獨孤信俱歸周文帝召居帳下云云案周書楊忠傳忠從信定荆州以東魏之逼與信俱奔梁大統三年與信俱歸闕是時西魏猶在但政歸宇文故云云渊其實去禪周尚有二十年不得云歸周也至刪去奔梁事更欠妥當云以東魏之逼與信俱奔梁後三年與信俱得還

不書都督州名且脫落

大象二年十月周帝詔追贈皇曾祖烈爲柱國太保

都督十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隨國公謚曰康皇祖禎
爲柱國太保都督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隨國公
謚曰獻皇考忠爲上柱國太師大冢宰都督十三州
諸軍事雍州牧隋書于十州上有徐兗等三字十三
州上有冀定等徐兗等各三字北史例不書皆非也
自謚曰康至隨國公凡二十六字今本脫去此傳寫
誤脫非李延壽本如此

陳州四十

開皇九年陳平合州四十郡一百粲四十隋書本紀
作三十誤也彼地理志言陳初有州四十二郡一百

九杜氏通典同及亾又少二州九郡故惟四十州一百郡自魏太武帝太延五年魏盡併各國始爲南北朝中又三分終又分南北至此復合于隋計凡一百五十年

楊氏不良死約三十人

隋文帝臨崩遺詔數廢太子勇及第四子秀等罪惡稱太子廣仁孝諸善行而中有云今惡子孫已爲百姓黜屏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此詔乃廣烝淫未聞於帝之前帝所親定者後欲召勇廢廣旋即遇弒矣帝惟五男勇廣俊秀諒皆獨孤后所生謂羣臣曰朕

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豈若前代多內寵孽子忿爭爲亾國之道不料巳身爲廣所弒勇與㓜子諒及勇之子曰儼曰裕曰筠曰嶷曰恪曰該曰韶曰煚曰孝實曰孝範皆爲廣所殺廣與秀及廣之次子暕幷俊之子曰浩曰湛秀之諸子失其名諒之子頹廣之孫倓皆爲宇文化及所殺倓爲其妃崔氏毒死廣之第三子杲爲裴虔通所殺廣之孫侑爲唐高祖所殺侗爲王世充所殺一門四世不良死者共約三十餘人餘殃延及後人至唐天寶間而暕之曾孫愼矜又無端遭李林甫王鉷羅織籍沒誅夷兄弟三

人併命隋文帝勤民節用在位無大失德但其所殺周宇文氏宗室及文閔明武宣諸帝之子孫約計不下五六十人俱詳見周書宗室諸王傳中則已身之冡禍後裔之慘戮報應昭彰亦其宜矣

新唐逆臣安史傳贊云張謂讖劉裕近希晉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禍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杜牧謂相工稱隋文帝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楊氏

禍乃可爲善相人張杜確論至今多稱誦之

白榆妄

隋煬紀大業九年平原李德逸聚衆數萬稱阿舅賊靈武白榆妄稱奴賊白榆妄疑人名或讀榆字絕恐非

大業十年詔

大業十年詔收葬征遼死亡者而遼引漢王諒高熲開皇十八年征遼敗退事以大業八年之敗爲諱欲駕罪於父也